

##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廝纏實難領教

詞曰：

臉兒粉白，眉兒黛綠，便道是佳人。不問紅絲，未憑月老，強要結朱陳。豈知燕與鶯兒別，相見不相親。始之不納，終之不亂，羞殺洞房春。

——右調《少年遊》

話說鐵中玉與冰心小姐自成婚之後，雖不曾親共枕衾，而一種親愛悅慕之情，比親共枕衾而更密。一住三日，並不出門。水尚書與鐵都院探知，十分歡喜，不題。

卻說大夫侯與仇太監，俱受了過學士的讒言，一個要嫁，一個要娶，許多勢利之舉，都打點的停停當當，卻聽見鐵中玉與冰心小姐已結了親，便都大驚小怪，以為無法，祇得叫人來回復過學士，過學士聽見，心愈不服，暗想道：「我卑詞屈禮，遠遠求他一番，到討他一場沒趣。我出面自呈，狠狠的參他一番，竟反替他成了大功。此氣如何得出！此恨如何得消！今央大夫侯與仇太監，指望夾叻得他不安，他又安安靜靜結了親，此著棋又下虛了，卻將奈何？」因差了許多精細家人，暗暗到水尚書、鐵都院兩處細細訪他過失。

有人來說：「鐵翰林不是娶水小姐來家，是就親到水尚書家中去。」又有人來說：「鐵翰林與水小姐雖說做親，卻原是兩房居住，尚未曾同床。」又有人來說：「鐵翰林與水小姐恩愛甚深，一住三日，並不出門。」過學士聽在肚裏，甚費躊躇，道：「既已結親，為何不娶回家，轉去就親？既已合巹，為何又不同床？既不同床，為何又十分恩愛？殊不可詳。莫非原為避大夫侯與仇太監兩頭親事，做的圈套？我想圈套雖由他做，若果未同床，尚可離而為兩。今要大夫侯去娶水小姐，他深處閨中，弄他出來，甚是費力。若鐵翰林日日上朝，祇須叫仇太監弄個手腳，哄了他家去，逼勒他與侄女兒結成親，他這邊若果未同床，便自然罷了。」算計停當，遂面拜仇太監，與他細細定計。

仇太監滿口應承道：「這不打緊，若是要謀害鐵翰林的性命，便恐礙手礙腳。今但將侄女與他結親，是件婚姻美事，就是明日皇爺得知了，也不怕他。老先生祇管放心，這件事一半關乎我學生身上，自然要做的妥帖。祇是到那日，要老先生撞將來，做個媒證，使他就到後來無說。」過學士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因見仇太監一力擔承，滿心歡喜，遂辭了回來，靜聽好音不題。正是：

邪謀不肯伏，奸人有餘惡。

祇道計萬全，誰知都不著。

卻說鐵中玉為結婚，告了十日假。這日假滿要入朝，冰心小姐終是心靈，因說道：「過學士費了一番心機，設出大夫侯與仇太監兩條計策，今你我雖不動聲色，而默默謝絕，然他們的殺機，尚未曾發，恐不肯便已。我想大夫侯雖說無賴，終屬外廷臣子，尚礙官箴，不敢十分放肆，妾之強求可無慮矣。仇太監係寵幸內臣，焉知禮法？恐尚要胡為。相公入朝，不可不防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夫人明燭機先，慮周意外，誠得奸人之肺腑。但我視此輩腐鼠耳，何足畏也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此輩何足畏？畏其近於朝廷，不可輕投也。」鐵中玉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夫人教我良是，敢不留意。」因隨眾入朝。

朝罷，回到東華門外，恰好與仇太監撞著。鐵中玉與他拱拱手，就要別去，早被仇太監一把扯住道：「鐵先生遇著得甚巧，正要差人到尊府來請。」鐵中玉問道：「我學生雖與老公公同是朝廷臣子，卻有內外之別。不知有何事見教？」仇太監道：「若是我學生之事，也不敢來煩瀆鐵先生。這是皇爺吩咐，恐怕鐵先生推辭不得。」就要扯著鐵中玉同上馬上。中玉因說道：「就是聖上有旨，也要求老公公見教明白，以便奉旨行事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鐵老先生，你也太多疑，難道一個聖旨，敢假傳的？實對你說罷，皇爺有心愛的兩軸畫兒，聞知鐵先生詩才最美，要你題一首在上面。」鐵中玉道：「這畫如今在哪裏？」仇太監道：「現在我學生家裏，故請同去題了，還要回旨。」

鐵中玉因有冰心小姐之言，心雖防他，卻聽他口口聖旨，怎敢不去？祇得上馬並轡，同到他家。仇太監邀了入去，一面獻茶，一面就吩咐備酒。鐵中玉因辭道：「聖旨既有畫要題，可請出來，以便應詔。至於盛意，斷不敢煩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我們太監家，雖不曉得文墨，看見鐵先生這等翰苑高第，倒十分敬重，巴不得與你們啜杯酒兒，親近親近。若是無故請你，你也斷不肯來，今日卻喜借皇爺聖旨，這個便兒，屈留你坐半日，也是緣法。鐵先生，你也不必十分把我太監們看輕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內外雖分，同一臣人，怎敢看輕？但既有聖旨，就領盛意，也須先完正事。」仇太監笑了笑，道：「鐵老先生，你莫要騙我，你若完了正事，祇怕就要走了。也罷，我也有個處法：聖上是兩軸畫，我先請出一軸來，待鐵先生題了，略啜幾杯酒，再題那一軸，豈不人情兩盡？」鐵中玉祇得應承。

仇太監就邀入後廳樓下，叫孩子抬過一張書案來，擺列下文房四寶，自上樓去，雙手奉下一軸畫來，放在案上，叫小太監展開與鐵中玉看。鐵中玉看見是名人畫的一幅磬口蠟梅圖，十分精工，金裝玉裏，果是大內之物。不敢怠慢，因磨墨舒毫，題了一首七言律詩在上面。

剛剛題完，外面報，過學士來拜。仇太監忙叫：「請進來。」不一時，過學士進來相見，仇太監就說道：「過老先生，你來得恰好。今日我學生奉皇爺聖旨，請鐵先生在此題畫，我學生祇道題詩在畫上，要半日工夫，因治一杯水酒，屈留他坐坐。不期鐵先生大才，拿起來就題完了。不知題些甚麼，煩過老先生念與學生聽，待我學生聽明白些，也好回旨。」過學士道：「這個當得。」因走近書案前，細細念與他聽道：

慳慳低斂淡黃衫，緊抱孤芳未許探。

香口倦開檀半掩，芳心欲吐葩猶含。

一枝瘦去容儀病，幾瓣攢來影帶慚。

不是畏寒凝不放，要留春色佔江南。

過學士念完，先自稱贊不已，道：「題得妙！題得妙！字字是蠟梅，字字是磬口，真足令翰苑七牌？」仇太監聽了，忙叫過學士

道：「過老先生稱贊，自然是妙的了。」因叫人將畫收開，擺上酒來。鐵中玉道：「既是聖上還有一軸，何不請出來，一發題完了，再領盛情，便心安了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我看鐵先生大才，題畫甚是容易，且請用一杯，潤潤筆看。」因邀入席。

原來翰林規矩，要分先後品級定坐席，過學士第一席，鐵中玉第二席，仇太監第三席相陪。飲過數巡，仇太監便開口道：「今日皇爺雖是一向知道鐵先生義俠之人，不知才學如何，故要詔題此畫；也因我學生有一美事，要與鐵先生成就，故討了此差來，求鐵先生見允。今日實是天緣，剛剛湊著。」過學士假作不知，道：「且請問老公公，有何事要成就鐵兄？」仇太監道：「鼓不打不響，鐘不撞不鳴。我學生既要成就這良姻緣，祇得從實說了。我學生有個侄女兒，生得人物也要算做十全，更兼德性賢淑，今年正是十八歲了。一時揀擇一個好對兒不出，今聞知鐵先生青年高發，尚未曾畢婚，實實有人仰攀之意。前日朝回，撞見尊翁都憲公，道達此意，已蒙見允。昨日奏知皇爺，要求皇爺一道旨意，做個媒兒。皇爺因命我拿這兩軸畫的梅花的畫與鐵先生題。皇爺曾說：『梅與媒同意，就以題梅做了媒人罷，不必另降旨意。像他文人自然知道。今畫已題了，不知鐵先生知道麼？』

鐵中玉聽了，已知道他的來歷，轉不著急，但說道：「蒙老公公厚情，本不當辭。祇恨書生命薄，前已奠雁於水尚書之庭矣，豈有復居甥舍？」仇太監笑道：「這些事鐵先生不要瞞，我都訪得明明白白，在這裏了。前日你明做的把戲，不過為水家女兒，不肯嫁與大夫侯，央你裝個幌子，怎麼就認真哄起我學生來？」鐵中玉道：「老公公此說，可謂奇談。別事猶可假得的，這婚姻之事，乃人倫之首，名教攸關，怎說裝個幌子？難道大禮既行，已交合盃，男又別娶，女又嫁人？」仇太監道：「既不打算別娶別嫁，為何父母在堂，不迎娶回來，轉去就親？既已合盃，為何不同眠同臥，卻又分居而住？」鐵中玉道：「不迎歸者，為水岳無子，不過暫慰其父女離別之懷耳。至所謂同眠不同眠，此乃閨閣之事，老公公何由而知？老公公身依日月，目擊綱常，切不可信此無稽之言。」

仇太監道：「這些話是真是假，我學生也都不管。祇是我已奏知皇爺，我這侄女定要嫁與鐵先生的，鐵先生卻推脫不得！」鐵中玉道：「不是推脫，祇是從古到今，沒個在朝禮義之臣，娶了一妻，又再娶一妻之理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我學生祇嫁一妻與鐵先生，誰要鐵先生又娶一妻！」鐵中玉道：「我學生祇因已先娶一妻在前，故辭後者。若止老公公之一妻，又何辭焉？」仇太監道：「鐵先生，娶妻的前後，不是這樣論。娶到家的，方纔算得前，若是外面的閑花野草，雖在前倒要算做後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若是閑花野草，莫說論不得前後，連數亦不足算。至於卿貳之家，遵父母之命，從媒妁之言，鐘鼓琴瑟，以結絲蘿，豈閑花野草之比？老公公失言矣。」仇太監道：「父母之命，既然要遵，難道皇爺之命，倒不要遵？莫非你家父母大似皇帝？」

鐵中玉見仇太監說話苦纏，因說道：「這婚姻大禮，關於國體，也不是我學生與老公公私自爭論的，縱不敢褻奏朝廷，亦當請幾位禮臣公議，看誰是誰非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這婚姻既要爭前後，哪有工夫，又去尋人理論？若要請禮臣，現今的過老先生，一位學士大人在此，難道不是個詩禮之臣？就請問一聲便是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文章禮樂，總是一般，就請教過老先生也使得。」

仇太監因問道：「過老先生，我學生與鐵先生，這些爭論的言語，你是聽得明明白白的了，誰是誰非，卻要求你公判一判，到不許黨護同官。」過學士道：「老公公與鐵寅兄不問我學生，我學生也不敢多言。既承下問，怎敢黨護？若論起婚姻的禮來，禮中又有禮，禮外又有禮，雖召諸廷臣，窮日夜之力，也論不能定。若據我學生愚見，竊聞王者制禮，又聞禮樂自天子出，既是聖上有命，則禮莫大於此矣。於此禮不遵，而泥古執今，不獨失禮，竟可謂之不臣矣！」仇太監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妙論！說得又痛快，又斬截，鐵先生再沒得說了！」因叫小太監滿斟了一大杯酒，親起身送與過學士面前，又深打一恭道：「就煩過老先生為個媒兒，與我成就這樁好事。」過學士忙接了酒，拱仇太監復了位，因回說道：「老公公既奏請過聖上，則拜老公公如命，為聖上之命也，我學生焉敢不領教？」一面飲乾了酒，就一面對著鐵中玉道：「老公公這段姻事，既是聖上有命，就是水天老與寅翁先有盟約，祇怕也不敢爭論了。鐵寅兄料來推不脫，倒不如從直應承了罷，好教大家歡喜。」

鐵中玉聽了，就要發作，因暗暗想道：一來礙著他口口聖旨，不敢輕毀；二來礙著內臣是皇帝家人，不便動粗；三來恐身在內庭，一時走不出來。正想提著過學士同走，是條出路，恐發話重了，驚走了他，轉緩緩說道：「就是聖上有命，不敢不遵，也須回去稟明父母，擇吉行聘，再沒學生自應承之理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鐵先生莫要讀得書多，弄做個腐儒。若皇爺的旨意看得輕，不要遵，便凡事一聽鐵先生自專可也；若是皇爺的聖旨，是違拗不得的，便當從權行事，不要拘泥，哪有這些迂闊的舊套了。恰好今朝正是個黃道吉日，酒席我學生已備了，樂人已在此伺候了，大媒又借重了過老先生，內裏有的是香閨繡閣，何不與舍侄女竟成鸞儷鳳侶，便完了一件百年的大事？若慮尊公大人怪你不稟明，你說是皇爺的聖旨，祇得也罷了。若說沒裝套，我學生自當一一補上，決不敢少。」過學士又攛掇道：「此乃讎老公公美意，鐵寅兄若再推辭，便不近人情了。」

鐵中玉道：「要近情，須先近禮，我學生今日之來，非為婚姻，乃讎老公公傳宣聖旨，命微臣題畫。今畫二軸，纔題得一軸，是聖上的正旨尚未遵完，怎麼議及私事？且求老公公，請出那一軸畫來，待學生應完了正旨，再及其餘，也未為遲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這卻甚好。祇是這軸畫甚大，即在樓上取下來，甚是費力，莫若請鐵先生，就上面去題罷。」鐵中玉不知是計，因說道：「上下總是一般，但隨老公公之便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請鐵先生再用一杯，好請上樓去題畫，且完了一件，又完一件。」鐵中玉聽說，巴不得完了聖旨，便好尋脫身之路，因立起身來說道：「題畫要緊，酒是不敢領了。」仇太監祇得也立起身來說道：「既要題畫，就請上樓。」因舉手拱行。

鐵中玉因見過學士，也立起身來，因說道：「老先生也同上去看看。」過學士將要同行，忽被仇太監瞟了一眼，會了意，就改口道：「題畫乃鐵寅兄奉旨之事，我學士上去不便。候寅兄題過畫下來做親，學生便好效勞。」鐵中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學生失陪，有罪了。」說罷，竟被仇太監哄上樓去。正是：

魚防香餌鳥防弓，失馬何曾慮塞翁。

祇道飛鴻天地外，誰知燕阻畫樓東。

鐵中玉被仇太監哄上樓來，腳還未曾立穩，仇太監早已縮將下去，兩個小內官早已將兩扇樓門，緊緊閉上。鐵中玉忙將樓中一看，祇見滿樓上俱懸紅掛綠，結彩鋪氈，裝裹的竟是錦繡窩巢。樓正中列著一座錦屏，錦屏前坐著一個女子，那女子打扮得：

珠面官披宮樣妝，朱脣海闊額山長。

閻王見慣渾閑事，嚇殺劉郎與阮郎！

那女子看見鐵中玉到了樓上，忙立起身來，叫眾侍兒請過去相見。鐵中玉急要回避，樓門已緊緊閉了。沒奈何，祇得隨著眾侍兒，走上前，深深作了一揖。揖作完，就回過身來立著。那女子自不開口，旁邊一個半老的婦人，代他說道：「鐵爺既上樓來結親，便是至親骨肉，一家人不須害羞，請同小姐並坐不妨。」鐵中玉道：「我本院是奉聖旨上樓，來題畫的，誰說結親！」那婦人道：

「皇爺要題的兩軸畫，俱在樓下，鐵爺為何不遵旨，在樓下題，卻走上樓來？這樓上乃是小姐的臥樓，閑人豈容到此？」鐵中玉道：「你家老公公用的計策，妙是妙，祇可惜加在我鐵中玉身上，毫厘無用！」那婦人道：「鐵爺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怎說沒用？」鐵中玉道：「你們此計若誣我撞上樓來，我是你家老公公口稱聖旨題畫，哄下來的；況是青天白日，現有過學士在樓下為讓，自誣不去。若以這等目所未見的美色來迷我，我鐵翰林不獨姓鐵，連身心都是鐵的，比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秉燭達旦的關雲長，還硬掙三分，這些美人之計，如何有用！」

那女子不但不美，原是個德賴之人。祇因初見面，故裝做些羞羞澀澀，不便開言。後來偷眼看見鐵翰林，水一般的年紀，粉一般的白面，皎皎潔潔，倒象一個美人，十分動火，又聽他說美人計沒用，便著了急，忍不住大怒，道：「這官人說話也太無禮！我的的雖是宦官人家，若論職分也不小。我是他侄女兒，也要算做個小姐。今日奏明皇爺嫁你，也是一團好意，怎麼說是用美人之計？怎麼又說沒用？既說沒用，我們內臣家沒甚名節，拚著一個不識羞，就與你做一處，看是有用沒用？」因吩咐眾侍妾道：「快與我拖將過來！」眾侍妾應了一聲，便一齊上前說道：「鐵爺聽見麼？快快過去陪個小心罷，免得我們羅皂。」

鐵中玉聽見，又好惱又好笑，祇不作聲。眾侍妾看見鐵翰林不做聲。又見女子發急，祇得奔上前來，你推一把，我扯一把，夾七夾八的亂嘈。鐵中玉欲要認真動手，卻見又是一班女子，反恐裝村，祇得忍耐。因暗想道：「俗話說：『山鬼之伎倆有限，老僧之不睹不聞無窮。』祇不理他便了。」因移了一張椅子，遠遠的坐下，任眾侍妾言言語語，他祇默默不睬。正是：

剛到無加柔至矣，柔而不屈是真剛。

若思何物剛柔並，惟有人間流水當。

鐵中玉正被眾侍妾羅皂，忽仇太監從後樓轉出來，一面將眾侍妾喝道：「貴人面前，怎敢如此放肆！」一面就對鐵中玉說道：「鐵先生，這段姻緣已做到這個田地，料想也推辭不得，不如早早順從了罷，也免得彼此失了和氣。」鐵中玉道：「非是學生不從，於禮不可也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怎麼不可？」鐵中玉道：「老公公不看見《會典》上有一款：『外臣不許與內臣交結。』交結且不可，何況聯姻？」仇太監道：「這是舊制，舊制既要遵，難道皇爺的新命，倒不要遵？」鐵中玉道：「就是要遵，也須明奉了聖旨，謝過恩，然後遵行。今聖旨不知何處，恩又不曾謝，便要草草結親，這是斷乎不可，望老公公原諒。」二人正在樓上爭論，忽兩個小太監，慌慌忙忙跑將來，將仇太監請了下去。

原來是侯總兵邊關上又招降了許多敵人，又收了許多進貢的寶物，親解來京朝見，蒙聖上賜宴。因前保舉是鐵中玉，故有旨詔翰林鐵中玉陪宴。侍宴官得了旨，忙到鐵衙來召，聞知被仇太監邀了去，祇得趕到仇太監家裏來尋。看見鐵翰林跟隨的長班並馬，俱在門前伺候，遂忙稟仇太監要人，仇太監出來見了，聞知是這些緣故，與過學士兩個氣得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話都說不出來。侍宴官又連連催促，仇太監無可奈何，祇得叫人開了樓門，請他下來。

鐵中玉下便下來，還不知是甚緣故，因見侍宴官與長班稟明，方纔曉得。又見侍宴官催促，就要辭出。仇太監滿肚皮不快活，因說道：「陪宴固是聖旨，題畫也是聖旨，怎麼兩軸祇題一軸？明日聖上見罪，莫怪我不早說話！」鐵中玉道：「我學生多時催題，老公公匿畫不出，叫學生題甚麼？」原來這軸畫原在樓下，因要騙鐵中玉上樓，故不取出。及騙得鐵中玉上樓，便將這軸畫好好的鋪在案上，好入他的罪。今聽見鐵中玉說匿畫不出，因用手指著道：「現放在書案上，你自不奉旨題寫，卻轉說匿畫，幸有過老先生在此，做個見證。」鐵中玉見畫在案上，便不多言，因走近前，展開一看，卻畫的是一枝半紅、半白的梅花，與前邊的磬口蜡梅，又不相同，便磨墨濡毫要題。

侍宴官見鐵中玉要題畫，因連連催促道：「題詩要費工夫，侯總兵已將到，恐去遲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不打緊。」因縱筆一揮，揮完擲筆，將手與過學士一拱道：「不能奉陪了！」竟往外走，仇太監祇得送他出門，上馬而去。正是：

孤行不畏全憑膽，冷臉驕人要有才。

膽似子龍重出世，才如李白再生來。

仇太監送了鐵中玉去後，復走進來，叫過學士將題畫的詩，念與他聽。過學士因念道：

一梅忽作兩重芳，仔細看來覺異常。

認作紅顏饒雪色，欲愁白面帶霞光。

莫非淺醉微添量，敢是初醒薄曉妝。

休怪題詩難下筆，枝頭春色費商量。

過學士念完，仇太監雖不深知其妙，但見其一下筆敏捷，也就驚倒。因算計道：「這小畜生有如此才筆，那水小姐聞知也是個才女，怎肯放他？」過學士道：「他不放他，我學生如何又肯放他？祇得將他私邀養病之事，央一個敢言的訴當道上他一本，使他必不成全，方遂我意！」祇因這一算，有分教：

鏡愈磨愈亮，泉越汲越清。

不知過學士央誰人上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